LIBRARY
SEP 19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451
752
1654
v.10

斯文正統卷之十

祁陽後學蒙吉刁　包選輯

伯子再濂　校正

書

上吏部裴侍郎書　駱賓王

嘗謂理存乎象非書無以達其微詞隱乎情非言無以筌其旨僕覧前代每讀古書見高堂九仞曾參負比望之悲積粟萬鍾季路起南游之嘆未嘗不廢書輟卷流滯霑衣何者情蓄於衷事符則感形潜於內

許身非親

迹應斯適是布腹心罄瀝肝胆廣大雅含弘之量矜小人悃款之誠某一藝罕稱十年不調進寡金張之援退無毛薛之遊亦何嘗獻策千時高談王霸銜才揚巳歷詆公卿不汲汲於榮名不戚戚於卑位蓋養親之故也豈謀身之道哉不圖君侯忽垂過聽禮以弓招之恩任以書記之事擬人則多慚阮瑀入幕則高謝郗超昔聶政荆卿刺客之流也田光豫讓烈士之分也咸以勢利相傾意氣相許尚且捐軀燕趙甘死齊韓今君侯無求於下官見接以國士且當陪麾

禮記子路之言與此同情

後殿奉節前驅賈餘勇以求榮效輕生而報施而顧
逡巡於成命躊躇於從事者徒以夙遭不造幼丁閔
凶老母在堂常嬰羸恙藜藿無甘旨之膳松櫝乏遷
厝之資撫躬存下何心天地故寢食夢想噬指之戀
徒深歲時烝嘗崩心之痛尤極若僕者固名教中一
罪人耳何面目以奉三軍之事乎況屬天倫之喪奄
踰七月違膝下之養忽以三年而凶服之制將終哀
疚之情未洩與言永慕舉目增傷夫怨於心者衷聲
可以應木石感於情者至情可以通神明故徐元直

歷下情切故視功名如浮雲

抑心以求辭。李令伯陳情以窮訴。上以棄與朝之佐
命。下以全奉親之篤誠。而獨至不以爲非。晉君待之
逾厚。此二者豈貪賤貧惡榮華厭萬乘之交甘匹夫
之辱乎。蓋有不得已也。儻有乾沒爲心。脂韋成性。捨
慈親之色養。許明主以驅馳。內忘顧復之私。外存汲
引之志。薄骨肉厚榮寵。背恩而自效。則君侯何以
處之。且義士期乎貞。夫忠臣出乎孝子。既不能推心
以奉母。亦焉能死節以事人。假物議之無嫌。實吾斯
之未信也。況流沙一去。絕塞千里。子道入塞之魂。毋

[illegible]

切倚廬之望。就令歡以卒歲。仰甫蘗之不貲。而使憂

能傷人。追西山而何幾。君侯情深錫類。道叶天經。明

恕待人。慈心應物。倘矜犬馬之微願。憫烏鳥之私情。

寬其負恩。遂其終養。則窮魂有望。老母知歸。

似近排偶而怙恃至情不減陳情表讀之當爲流

涕至於感恩報德一段尤見肝腸尤見鬚眉意氣

○讀討武氏檄而知駱公之忠讀上裴吏部書而

知駱公之孝忠孝兼至而不能免後世之議非通

論也

開口太繁洪字

舉業不妨道陽明言之詳矣而今竟成氷炭

謁羅先生書

李侗

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七十二子之徒得孔子而益明，孟氏之後道失所傳，其聚徒相傳授者句讀文藝而已，謂之熄焉可也。惟先王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況嘗及伊川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歲之後。侗之愚鄙，欲操袚篲以供掃除，幾年於茲矣。徒以習舉子業，不得復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道可以治心，猶食之

從孟子鎔化來

充饑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之患者皇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生二十有四歲。茫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揉焉而不滌。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如饑寒切身者求充饑禦寒之具也此侗所以願受業於門下。以求安身之要。故吾。可舍今我尚存昔之所趣無途轍之可留。今之所受無關鍵之能礙

氣質之偏者。將隨學而變。染習之久者。將隨釋而融。日有孳孳。死而後已。侗當守此。不敢自棄於門下。因受學焉。

年纔踰弱冠耳便曉的當將有羅豫章盡棄其學而學焉是何等識力宜其嗣濂洛而開紫陽之傳也

萬里得一賢千里得一聖物色在無事之時朝取一人援其尤暮取一人拔其尤網羅在有事之日

與劉共父書　朱熹

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已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須。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錯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

知人用人之法纖悉畢具

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偽之亂眞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爲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讒言日聞而吾德修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今之人則不然其於天下之士固有漠然不以爲意者矣其求之者又或得之近而不知其遺於遠足於少而不知其漏於多求之備而不知其失於詳也其平居暇日所以自任

者雖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以勤勞惻怛雖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威功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諭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蓋未及乎有爲而天下之士先以訑訑之聲音顏色待之矣至於臨事倉卒而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泛然求已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或曰然則未當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

先若茲吾爲之歌棫樸詠菁莪

而猶以爲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揜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抑吾聞之李文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進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及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

周公握髮吐哺而後君忠武侯之集衆思廣忠益狄梁公之桃李盡在公門雖秦誓所稱何以加焉

趙忠獻呂許公張魏公身列名卿不免媢嫉之譏
遑問其他

上有諍友則身不失於令名相天下者森

與陳丞相書　朱熹

竊觀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爲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譽道功德以爲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傳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愧乎隱微而寖及乎光大耳然

然

儼然自任

遯世不見是而不悔

彼賢者其明既足以燭事理之微其守既足以遵聖賢之轍則其自處必高而不能同流合汙以求譽自待必厚而不能陳辭餙說以自隷自信必篤而不能趍走唯諾以苟容也是以王公大人雖有好賢樂善之誠而未必得聞其姓名識其面目盡其心志之底藴又况初無此意而其所取特在乎文字言語之間乎恭惟明公以厚德重望爲海内所宗仰者有年矣而天下之賢士大夫似未得盡出於門下也豈明公所以好之者未至歟所以求之者未力歟所以待之

者未盡歟此則必有可得而言之者矣蓋好士而取之文字言語之閒則道學德行之士吾不得而聞之矣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啓之流則自重有恥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待士而雜之妄庸便佞之伍則志節慷慨之士寧有長揖而去之耳而況乎所以對偶駢儷諛佞無實以求悅乎世俗之文又文字之末流非徒有志於高遠者鄙之而不爲若乃文士之有識者亦未有肯深留意于其閒者也而閒者竊聽於下風似聞明公專欲以此評天下之士若其果然則熹竊

先器識而後文藝裴行儉以之

以爲誤矣江右舊多文士而近歲以來行誼志節之有聞者亦彬彬焉惟明公留意取其彊明正直者以自輔而又表其惇厚廉退者以厲俗毋先文藝以後器識則陳太傅不得專美於前而天下之士亦庶乎不失望於明公矣衰病屏伏所欲面論者非一而不獲前姑進其大者如此若蒙採擇則熹所不及言者必有輕千里而告於明公者矣

宰相以推賢進士爲務在他人上書則必稱功誦德以文章爲媒茲玉來售矣先生字字肝膈言言

藥石始終無阿諛一語陳公有知當倒屣而迎造膝而請以輔其過而光大其德業豈不休哉惜也言不見聽負此婆心也

汏矯與頭

答安仁吳生書　　朱熹

去歲辱書無便可報今又承專人枉問極感至意且知志向之高遠爲可喜也然三復來示益巳自謂所得之深而自信不疑矣復何取於老拙之無聞而勤懇若是耶以爲見教則僕未嘗有請於吾子以爲求知於僕則易簡理得可久可大之君子似不應若是其汲汲也且僕於吾子初未相識問之來使則知吾子之齒甚少而家有嚴君之尊焉今書及詩序乃皆嵬岸倨肆若老成人之爲者至於卒然以物饋其所

無地可容
無於斧鉞
譽不言而潜
不直則道
不見我且
直之

不嘗饋之人而不稱其父兄之命則於愛親敬長之良知良能又若不相似也吾子自謂已得是心而明是理僕不知吾子之所謂心者果何心所謂理者果何理也夫顔子之樂未嘗自道曾晳之志非夫子扣之再三而不置亦未嘗肯遽以告人也豈若是其髙自譽道而惟恐人之不我知也哉相望之遠不知吾子師友淵源之所自恐其所以相告者未得聖賢窮理修身之實而徒以空言相誑使吾子陷於狂妄恣睢之域而不自知其非也所恵紙箒硯墨受之無説

不敢發封復以授來使矣吾子其於聖賢小學之教少加意焉則其進有序而終亦無所不至矣。

青札至今日濫觴極矣言學則曰程朱言文則曰蘇韓言政事在內者則曰伊傅周召在外者則曰龔黃卓魯本來面目從何處認識先正以德愛人每爲書必有箴規匡救之意如此書尤爲激切雖從未識面而瀝胆披肝無以忌諱即父師之教子第不是過也特錄之以挽頹風

唐太宗生日罷宴樂誦哀哀父母之詩而流弊至其子孫後靡不爾語云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不其然乎

上丞相書　　　　　　　　眞德秀

禮有出於前代之所無而後世以後必爲之者生日是也考其源流蓋昉於有唐開元之際方是時宇內乂安民物蕃阜天子方崇燕嬉侈玩好以夸示得意於是千秋之節興而導諛之臣相與從臾以求媚悅先正太史范公固嘗譏其非禮矣然而沿循至今殆數百祀其爲說則曰臣子所以尊君父也是固有不得而廢者若夫王公大人之生日門下之士則爭爲賦頌以賛詠功德四方牧守則兢爲瑰奇靡麗之獻

貴戚之獻疾疢也曲江之獻藥石也

以希荅悅而取寵榮是果何義哉而近世以來轉相傚大莫有悟其非者此崇之所以喟然嘆息也今者丞相國公初度之臨竊伏惟念登門牆辱顧遇不爲不久而躊躇四顧亡一足獻者蓋道古今而譽盛德既非固陋之所能爲而餙儀物馳苞苴又非事大體君子之道用是遲回旬月以迄於今未能以自決也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以德細人之愛人以姑息昔者開元之際其事侈矣曲江張公不以貴臣近戚之所獻者獻其君而以治亂存亡之鑑獻其君疑若違衆

自與者。豫今觀之。彼貴臣近戚之愛其君。與公之愛其君。果孰爲至耶。其嘗竊謂不獨人臣之愛君。其道當然。凡士之願忠於知己者。亦莫不然。其雖無似。然愛丞相之知甚深。而思所以報丞相者甚至。故今也不敢以世人之事知己者。事丞相。而願以昔人之報知己者報丞相。庶幾自附於君子之義。而免蹈細人之譏。惟高明垂聽。今天下之事衆矣。其皆有所未暇及者。獨以爲丞相膺非常之知。居甚重之寄。當以古人之相業自勉。而不當以近世之相業自安。古人之

舒徐曲折入題有餘地

先窮究到極至處而一一按合武侯莫不淺其巔

劉禪視成王何如而未聞不利孺子之言

相業未易以遷數也。顧嘗反復諸葛武侯行事。而得其用心竊謂秦漢而下。一人而已。故願爲丞相誦之。蓋自昔人臣。居重位。秉大權者。雖或遇知於明君未必不致疑於庸主雖取信於君子或不能不見忌於小人同類懷其恩未必無以召異己者之怨國人欽其行未必有以服夷狄之情一時賴其功或見譏於後世之公議而侯也不惟先主託以孤幼而弗疑雖劉禪之庸亦舉國聽之而弗忌不惟公琰文偉諸賢盡心而爲之用雖楊儀魏延之悍戾亦皆捐軀効命

參立李嚴之事視伯氏沒齒無怨固爲過之
將軍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侯之服遠如此而不能成一統之業豈非天哉

所辭不惟器能受任者競勸以答其知雖流徙廢放之徒亦沒身懷思而弗怨不惟舉國信之當時尊之而瀘夷之約束沔陽之廟祀至於今不廢侯何以得此哉曰開誠心布公道而已誠之與公天地鬼神有不能違者而況於人乎今讀侯之傳而想其為人其事君如親待諸賢如朋友撫群下如子弟襟懷洞然與物無間形之表奏則忠懇足以悟上發之教令則感激足以動人其所存無一而非誠也至於生殺廢置雖出其手然而爵不濫於罔功刑不橈於貴勢

易中孚之豕豚魚吉武侯當之胡傳稱侯爲政於蜀軍旅數興赦不妄下可以知其刑賞之大端矣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

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懲。何祗小吏也。其材可錄。則越次而陞之。馬謖上賓也。其罪當誅。則收涕而戮之。持心之平。無異衡石。用法之信可質神明。其所爲無一而非公也。惟誠惟公。終始一致。故上不求於君而君信之。下不蘄於人而人服之。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斯言雖小。可以喻大。詎不信哉。侯之開府也。發教群下。懇懇焉以集衆思。廣忠益爲心。而自謂聞得失於州平。見啓誨於元直。受盡言於幼宰。賴諫止於偉度。退然自托於不能之地。其

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武侯從事於斯乎

聞人之譽而喜聞人之毀而怒畢竟學問淺薄

真是公與誠

無一事之不資諸人者。益智慮之所及者易窮而是非利害之錯出者難見。吾惟集衆人之智以爲智。合衆人之慮以爲慮。則天下之善。無不在我矣。何必揚眉瞬目。矜自我出哉。自昔秉權用事者。鮮不悅人之讚己。而惡人之議己。夫以讚己者爲忠。則忠言不得進矣。以議己者爲罪。則己過不得聞矣。而侯獨不然。觀其諄諭告戒。一則曰。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二則曰。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蓋侯之用心。主於爲國而

荊公惡諸賢之議已而以呂惠卿爲忠正坐此病

不爲已私求於濟事而不求已勝然國既安則已泰有不豫其利者彼怙權諱過之人惡人之議已而不知其愛已也悅人之讚已而不知其誤已也以阿意爲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以不聞過爲幸而不知其大不幸也吁此侯之所以爲不可及歟恭惟丞相國公本以安宗廟定社稷之功結知聖明進位鼎鉉迨今十有一年魚水之逢歡然無間有非武侯所敢望者然勤身以輔政內外之心猶或未盡孚偪已以受言而士大夫之忠諫者或不得以自竭意者至誠盡

某采似曲江而學術過之

以敬君者敬丞相奚而不可

公。兼聽志我。如侯之所爲。尚有當勉者乎。某之不材視曲江公無能爲役。然自少小。即慕其爲人。歲在作噩。備數右觿。屬聖上誕彌之月。竊伏自念。誦天保歸美之詩。不若陳敬天畏天之戒。故先奉觴之數日。昧旦直前。以祈天永命之書。進徹宸扆。聖上亮其忠。不以爲罪。至聞力行好事之語。則首肯再三。某之迂愚。丞相察之素矣。故於維嶽降神之日。不復以諛辭瀆聽覽。而獨獻其所聞如此。蓋今區區効忠丞相之心。即昔者効忠主上之心也。丞相誠能因某之言。考侯

一奏煞仍用
[illegible]本評

之行事。而勉其所未至者。則將天心格於上。人心說於下。功業日盛。而福祿日隆。然後知某之規。乃所以爲須而愛人以德非姑息者所可同日語矣。某近嘗以武侯之十二字。錄本於州治之思賢堂。且雅本侯平生功業之所自出者爲之跋。謹摹本以獻於執事。知賜覽觀。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干瀆嚴尊。無任震懼之至。

無煩援引多人直取秦漢來第一箇丞相反覆發明過華封之祝矣移此文作武侯廟碑記可當華

衮之一史移此文作牽相懸弧日壽章可當稱觴之百朋是故以弊帛將恭敬一時之祝也以諸葛忠武侯將恭敬千秋萬年之祝也富者贈人以財其義渥仁者贈人以言其利溥矣

以母在故不死惟其時耳若見危授命何得藉口老母

上程雪樓御史書　　謝枋得

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老母在堂耳。罪大惡極。獲譴於天。天不勦厥命。而奪其所恃以爲命。先妣以今年二月二十六日、考終於正寢。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禮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某幼讀此書。何知其苦。乃今身履之。而後痛楚不能禁。某三十一入仕。五十一休官。平生實歷不滿八月。俸祿無一毫歸家養親。已不可謂孝矣。惟黽勉送死。或可以少贖

前過。親喪在淺土。貧不能禮葬。昔塊餘息。心死形存。小兒傳到郡縣公文。乃知大元欲求至誠無僞。以公滅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之才。執事薦士凡三十。賤姓名亦玷其中。執事將隆吉。督郡縣以禮聘召。有願應召者。以資幣厚遣。乘傳上京。亨搉招賢。輪帛迎士。此禮不見於天下久矣。豈非清明一盛事乎。有志經世者。敢不興起。惜夫求異才而及其非其人。非其人。貽笑於天下。取譏於後世。非大元夢卜求賢之初意也。揚善者順天。薦賢者報國。執事爲君謀。亦忠矣。自

言所之孝
爲忠眾盈
將之忠爲
孝衆所當
明論

燕京至上饒五千里當執事薦士時豈知某有母之喪衰絰之服不可入公門草土之銜不可徹殿陛姓名不祥者不可以辱古靈薦稾也稽之古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也觧官持服在大元制典尤嚴自伊尹傅說之後三千年間山林匹夫辭爛霞而依日月者亦多矣未聞有負喪匿服而膺幣聘者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爲人臣不盡孝於家而能盡忠於國者未之有也爲人君不教人以孝而能得人之忠者亦未之有也其親

喪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違禮悖法從郡縣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爲不孝莫大焉大元以道德仁義治天下取士必忠孝人有不葬其親而急於得君者人必何在天理何在非聖君賢相所忍聞也且夫至誠無僞以公滅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之才三代而下真足當此選者惟諸葛孔明一人孔明居隆中執事生古郢皆荆楚奇才也孔明未遇時立志制行必有大過人者襄陽耆舊能言之此執事所熟聞亦執事所願學今天下果有人物髣髴孔明者乎有斯人應斯

詔。圖世道之福。亦儒道之幸。光岳之氣久裂者未全
六經之道久微者未昌。且八紘羅六合。以求才老者
僅而不可用。壯者狂而不可信。少者未成才而不可
得。姑取吉人善士以和光同塵。當饋可無思拊髀。可
無嘆。野史記之曰。甚哉上與下之相蒙也。此豈大元
所樂哉。此豈執事所願哉。語曰。人豈不自知。某自知
不才久矣。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李左車猶能言
之。況稍知詩書。頗識義禮者乎。某之至愚極陋。不
可以辱召命。亦明矣。當執事薦士時。特不知某有母

之喪耳。儻鄭之必不以不祥姓名賣旒冕、執事豈不聞前朝之事乎。淳祐甲辰。丞相史嵩之父没。天子詔起復嵩之。雖不來。太學生叫閶闔而攻之。其詞曰、天子當爲國家扶綱常。爲天地立人極。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朝臣惟徐忠公元杰上疏。主正論。力勸君父。宜令嵩之終三年喪。人心天理。不可泯滅。此嵩之所以壽終。吾宋之所以幸存三十年也。咸淳甲戌而後。不復有禮法矣。賈似道起復爲平章。徐直方起復爲尚書。陳宜中起復爲宰相。劉黻起復爲執政。饒信

文選汪陵君素闕此書

斗筲穿窬之徒。鑽刺起復。不可勝數。三綱四維。一旦斷絕。此生靈所以爲肉爲血。宋之所以懸于不可救也。豈非後車之明鑒乎。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節。執事不可稱匪其人。而孤大元求才之意。某不可進不以禮。而誤執事知人之明。不待智者而知之矣。爲人子止於孝。爲人臣止於忠。某不能爲忠臣。猶願爲孝子。傳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執事能亮某之心。使某不幸而免不孝之名。是成我者之恩與生我者等也。某家在弋陽。執事僑寓盱江。相

望三百餘里當徒跣以謁門墻惟服色淒慘不可以謁違官貴人敢以書白於侍御者語曰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孰事豈不聞其為江南一愚直人乎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可欺其所以發露真情而不暇文飾其辭者亦待孰事必知己也

忠孝合一之理看的分明且至誠惻怛字字從肝膈流出使讀者尋味其中不覺悽然泣下何忍奪其志乎

叠山詩云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信然

與魏容齋書　謝枋得

上天降衷其生也有日其死也有時其願一死全節久矣所恨時未至耳大元慈仁如天不妄殺一忠臣義士雖日文天祥被姦民誣告而枉死後來寃狀明白姦民亦正典刑其待亡國之遺臣可謂厚矣某雖至愚極闇豈不知恩所以寧爲民不爲官者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此天地間常道也有伊尹之道有伊尹之志則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若伯夷柳下惠則自知不能爲伊尹夾不敢學伊尹矣自丙戌程

御史將隆旨宣喚之後。今第五次蒙大元以禮招接。
上有堯舜。下有巢繇。上有成湯。下有隨光。上有周武
下有夷齊。其所以效虞人之死而不往。願學夷齊之
死而不往者。正欲使天下萬世。知大元之量。可與爲
堯舜。可與爲湯武。能使謝某不失臣節。視死如歸也。
茲蒙大參相公。拘管周先生道院。日夜勞動錄事司
吏卒。十餘人及坊正屋主監守。豈非憂某之逃走耶。
某是男兒。死即死耳。不可爲不義屈。何必逃走。大參
相公。憂慮亦太勞矣。先民有言。慷慨赴死易。從容就

答一謝某却於治道有益殺一謝某却於治道有損

義雖某茲蒙大叅相公縲絏而到大都以縗經見留忠齋諸公。且問諸公。答一謝某聽其爲大元間民。於大元治道何損。殺一謝某成其爲大宋死節。於大元治道何益。只恐前誤大宋。後誤大元。上帝監觀必有報應。諸公自無面目立於天地間。某毋喪未葬。據禮經不可除服。只當縗經見公卿。凶服不可入君門。如大元有命。當歷寫江南官吏貪酷生靈愁苦之狀。作萬年書獻陛下。一聽進退。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此某書中第一義也。某自九月十一日離嘉禾

文山語要
此本詞

即不食烟火今則并勺水一果不入口矣惟願速死與周夷齊漢龔勝同垂青史可以愧天下萬世爲臣不忠者玆蒙頒賜仰見禮士之盛心其閒之食人之粟者當分人之憂衣人之衣者當任人之勞乘人之車者當載人之難某旣以死自處度此生不能報荅恩遇矣義不敢拜受所以鈞翰臺餽事件盡交還來使回納使叅外郎又傳鈞旨云欲訪問某何事某初志亦願效一得之愚今則决不敢矣魯有公甫文伯死其母敬姜久不哭室老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夫其

毋曰。孔子聖人也。再逐於魯。而此子不能從。今其死也。未聞有長者來。內人皆行哭失聲。閨中自殺者二。此子也。必於婦人厚而於長者薄也。吾所以不哭。君子曰。此言出於毋之口。不害其爲賢毋也。若出於婦人之口。不免爲妬婦矣。言一也。所居之位異。則人心變矣。其義不出仕者也。今雖有忠謀奇計。則人必以爲妬婦矣。恐徒爲天下所笑。惟相度容之。

元朝之待遺臣。可謂致敬有禮。而參政乃孥視之。故此書視他書較有激烈語。而堯舜湯武之言則

其遂也抑又甚矣若夫不爲畫策要亦前書所稱

李左車之意豈獨有見於公甫文伯之毋乎

上丞相留忠齋書　　謝枋得

惟天下之仁人。能知天下之仁人。惟天下之義士。能知天下之義士。賢者不相知多矣。某江南一愚儒耳。自景定甲子以虛言賈實禍。天下號爲風漢。先生之所知也。昔歲程御史將旨招賢。亦在物色中。既披肝瀝膽以謝之矣。朋友自大都來。乃謂先生以賤姓名薦。朝廷過聽。遂煩旌招。某乃丙辰禮闈一老門生也。先生誤以忠實二字褒之。入仕二十一年。居官不滿入月。斷不敢枉道隨人。以辱大君子知人之明。今年

妻兮莫望夫子兮莫望父忠臣致事

六十三矣。學辟穀養氣已二十載。所欠惟一死耳。豈復有他志。某斷不可應聘者。其說有三。一曰老母年九十三而終。殯在淺土。貧不能備禮。則不可大葬。妻子煢嫠。以某連累死於獄者四人。寄殯叢冢。十一年矣。旅魂飄飄。豈不懷歸。弟侄死國者五人。體魄不可尋。遊魂亦不可不招也。凡此數事。日夜關心。其有何面目見先生乎。此不可應聘者一也。二曰。有天下英主。必能容天下之介臣。微介臣不能彰英主之仁。微英主不能成介臣之義。其在德祐時。爲監司。爲師臣。

嘗握重兵當一面矣。滕公說高祖曰臣各爲其主。季布爲項羽將。而盡力乃其職耳。項氏臣可得而盡誅耶。其自丙子以後。解兵權。棄官遠遁。即不曾降附。先生出入中書省尚書省。問之故府。如有一字降附天地。神祇。必殛之。十五廟。祖宗神靈必殛之。甲申歲大元降詔赦過宥罪。如有忠於宋事者。八年罪犯悉置不問。其亦在恩赦放罪一人之數。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仕漢茹商山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況羡蘩含糒於大元之土地

叢北往我而已遑問暋衆耶

乎大元之赦其屢矣其受大元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而死則不可今旣爲大元之游民矣莊子曰呼我爲馬者應之以爲馬呼我爲牛者應之以爲牛世之人有呼我爲宋遺播臣者亦可呼我爲大元游惰民者亦可呼我爲宋頑民者亦可呼我爲大元之逸民者亦可爲輪爲彈與化往來蟲臂鼠肝隨天付予若貪戀官爵睞於一行縱大元仁恕天涵地容哀憐孤臣不忍加戮其有何面目見大元乎此不可應聘者二也三曰某受太母之恩亦厚矣諫不行

亦不得歸

言不聽而不去猶願勉竭駑鈍以報上也太毋輕信二三執政之諜掌祖宗三百年土地人民盡獻之大元無一字與封疆之臣議可否君臣之義亦太薄矣君臣以義合者也合則就不合則去其前後累於太毋詔書並不回奏惟有繳申二王乞解兵權盡納出身以來文字生前致仕削籍爲民遁逃山林如殷之遁播臣耳聞太毋上仙久矣北向長號恨不即死然不能寄一功德䟽如任元受故事今日有何面目捧麥飯灑太毋之陵乎此不可應聘者三也先生若以

三十年老門生不背負師門爲念特賜仁言爲某陳情俾與太平草木同沾聖朝之雨露生稱善士死表於道曰某處士謝某之墓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感恩報恩天實臨之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先民廣其説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先生亦可以察某之心矣

此門人所以答其師者開口便有不相知之嘆中間直吐胸臆無少回互意者各行其志不愧天地不愧神祇不愧十五廟祖宗神靈即所以不愧其

師乎未毀基道之體尤為理得心安視王文正許

魯齋臨終悔恨之言相去遠矣

世間只有這件大事何富貴之足云

上謝疊山先生書　胡一桂

嘗讀周元公易通有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夫所謂道德者何也其綱有三其倫有五原於天品節於聖人通行於千萬世係乎此則安不係乎此則危係乎此則爲諸夏爲人不係乎此則爲蠻貊爲禽獸斷斷乎其不可易之論也然嘗怪夫自開闢以來宇宙不知其幾變而所謂道德疑若與之而俱變者寘寘之表蓋有天焉每於其交際之間必生一二傑魁瑰

天所以摩厲而玉成之也

偉之士以身任道德之寄把握扶植於不壞不滅之
地夫天既以道德重寄付託於其身謂宜愛之護之
俾得優游適志以順乎其天顧乃不然或使之憂患
困苦直至殺身而後僅可以成仁或拂亂其所為使
之饑寒流落瀕於萬死而不得死棲棲焉寄隻影於
遐陬僻壤間而時俗富貴洋洋得志切齒唾罵以為
至愚至癡不適時變自陷於困窮所謂可憐不足恤
者若是而望其把握扶植此道德於不壞不滅之地
真不啻如一髮引千鈞之難何哉蓋不然天地間萬

數有成虧
理無存亡

形皆有弊惟理獨不朽宇宙間固有囿於氣數之不得不然者。而所謂道德之理。則實未嘗一息可變者。非其人。亦不能以自行。是以必於人是託。然人品不一。有盜名欺世者。有慕名矯拂者。有不能忍於饑寒。而流涎於富貴者。有牢關固拒於其始。而卒喪其節者。有自度其才不足以應世。而姑守廉約者。有初之無力以自奮。忽乘機而遽起者。若是者皆不足以任道德之寄。往往天亦嘗厭棄於此。是以付託一二人於斯世。必使之憂患困苦。殺身以成仁。必拂亂其所

講患

爲饑寒流落瀕於萬死而不得死。如精金百鍊曾不變其所守。仁以爲已任。死而後已者。亦以其身不足愛。而道德之爲可愛。且將以愧天下之曾僭人爵食人祿者。若此者是真可以任道德之寄。昌黎韓子所謂千萬世一人。周子所謂道德有其身者是也。遊目入荒。思得大人君子道德有於其身者。爲之依歸。則舍先生之外。其誰哉。恭惟先生抱三光五嶽之正氣。負三綱五常之重任。涉世於強仕之年。秉撲於立朝之日。一時權姦。挐虎豹當關。磨牙搖毒而浩然之氣

亦從文章體驗其流

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曾不爲之撓屈居常抱膝
林泉朗誦先生大雅之章想見人豪而雲泥懸絕無
階趨拜。兹者恭聞蟄神龍於九淵翔鳳凰於千仞儉
德自持而爵祿不足以移高尚自立而王侯不足以
屈斯文倚爲命脉衣冠頼以綱維義夫節婦得所標
表以益堅亂臣賊子有所觀望而羞愧道德之興廢
關係於先生之一身而把握扶植之責甚重而匪輕
也。故昔也危言危行人不得以議其訐今也危行言
孫人亦莫得以議其脂韋梅福之於炎劉淵明之於

讀孫明復書

可見

祭應

司馬晴不同而處亦異也。嗚呼天地猶有憾粹乎先生之行終不能疵日月猶有虧昭乎先生之心終不能蔽雷霆猶有伏烈哉先生之氣終不能遏此眞所謂道德有於身而千萬世一人也稍有志於道德之士敢不承下風而望餘光哉其安定微宗古歙士族五六歲而讀父書十八而登名天府年少氣銳粗亦爲有志於當世者夫何天池之翼未展而回溪之翅已昔孟明之舟未焚而郟鄏之阸已易事盖有大謬不然者我之爲我亦無復有志於斯世矣且此年以

求天疾其軀。神奪其聽。庸人孺子。皆莫或肯半指屑中
使以愚默然領會。意者造物仁愛之深。故欲使為無
聞之人。專心致志於學。行之乎仁義之途。遊之乎道
德之源。無迷其途而已乎。環視其家圖書滿屋。而紫
陽夫子之易。門庭幸而獲入。獨謂本義提綱振領。而
節目未詳。於是又取語錄而附之。纂集諸說。間贅己
意。至若卦象之異同。文言之疑義。自漢儒以來千有
餘年。未能有灼知其說者。某一旦若有陰相而默啓
之。於是作為卦象圖說。又作為疑文言辨。卦體之未

有圖也而圖之十翼之未有論也而論之使象本義有大功於天下後世而人莫知也又表而出之凡此者豈謂緒章繪句以爲能記事纂言以爲多哉亦以明經乃儒者事況大之爲天地幽之爲鬼神明之爲君臣治亂別之爲賢邪進退於以立三才之道於以順性命之理於以盡事物之情通天下之故莫不畢備於易於此乎有得焉亦庶乎身心收斂不至外馳而所謂至尊之道至貴之德亦繇是以不失焉爾書成而鄉之老師宿儒亦或爲之許可某亦自度盍歲時

繫應

之不虛度矣今海內以先生爲道德之宗主人物之權衡其是以不遠千里徃拜函丈塵滓視聽求片言以爲之黼黻倘徼先生之高名令譽傳之無窮施之罔極其何幸吾易何幸惟先生進而予之實惟門士之至願。

聲應氣求各從其類雙湖之於疊山類也其相信在形迹之外雖貴賤異其局顯晦殊途不害其爲類也故其言本乎性命歸乎道義其稱頌處不爲諂其叙述處不爲誇先正所謂永結無情遊相期八

荒外者郎取以歌二公可矣

與彭學士華書　何喬新

古之善觀人國者不觀其國勢之强弱而觀其用人之賢否今則用人賢與否與愚不能知但見升一官進一秩士論輒譁然曰某以親舊當道而得之某以通書政府而得之某以納賄權門而得之僕始聞之以爲人言不可信徐而察之巧宦者悉皆超推自守者往往淪棄亦不能不信也夫平居之時旣殉利以進身多事之秋肯捐身以報國乎不待智者可知也愚謂當崇奬恬退之士抑逐奔競之徒共振名教於

議論從此處得來

風頹俗靡之際。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剛介寡合者。君子也。柔媚易親者小人也。於此察之。十得八九矣。果君子歟。援而用之。不必親也。不必故也。不必識其面也。果小人歟。黜而退之。親不可私也。仇不可避也。群言交屬。不可狥也。以此處之。庶幾有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之士出焉。此時弊之大者。閣下官為學士。職號論思。時政之孰得孰失。人才之孰賢孰否。知之素矣。經筵進講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下陰受其賜可也。若歐陽永叔、司馬君實、爲翰林學士、所論奏者豈徒

歐公爲

譬彰矣夫亦慶公所能爲者言之耳

發揮經義而已哉。舍二公而他取法焉。非僕所望於閣下也。令兄必保先生。實秉國鈞。古人有云。政將及矣。可不熟慮而預圖之耶。

國家之敗繇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篇中所言之弊雖分三種其實寵賂一途盡之使非秉鈞者破除積習內不避親外不避仇世界其有寥乎

明邑侯以下人望人

與葛侍御書　陳獻章

頃者廉憲陶公惠書、稱執事之命、以平後山碑文委僕爲之、既辭以不能矣、恐執事者不察僕之心、而以爲慢、別簡托於東山劉先生自之、今者趙知縣過白沙、復申前命、竊計區區之私、非但執事與當道諸公未之悉、雖東山亦未之悉也、僕請畧言之、僕每讀宋史、至曹彬克金陵一事。未嘗不對卷歛衽。而歎趙太祖之仁。與曹武惠之不伐也。蓋自出師以至凱旋。士衆畏服。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凡所得一十

若君臣胥希世賢人也然不無慙德

九州三府一百八十縣可謂有功矣武惠視之若無有也捷至群臣稱賀太祖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及者實可哀也命出米一萬賑鄉之當是時君不知以得地爲喜將不知以克敵爲功一念好生之仁洋溢上下自秦漢以來未及見也史臣稱武惠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大夫士於塗必引車避之不各下士意何其謙之至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武惠有之今後山之役信有功於民矣諸公豈自與耶此賊近之省城民遭其毒者幾

念前此之咎又思彼此之憂同焉者慮及此乎

年。於茲前此有司固有任其咎者矣。夫以今日辛盛之功補前衆傷之不及正相乘除在於仁人君子之心。視民如傷豈容有彼此先後之間哉。夫上之治民當休戚同之。夫久病者不以得一日之安而棄藥餌之劑。病饑者不以得一飯之飽而忘終歲之憂。執事試求之百姓憂樂之情而忘其在己。必能以趙太祖之所存者處民。以曹武惠之所存者處功。則光明者益光明矣。以僕觀於一時開誠布公未有如執事。合己從人未有如執事。樂善忘勢未有如執事。以執事

之才。應天下之務。何所不可。僕所望於執事者。直以曹武惠輩人爲法。姑舉其一事之近似者爲執事言之耳。惟亮之裁之。

此役自他人當之。必欣然譽道功德矣。先生獨堅拒之。而以明君良將之事相勸勉。到末又進一格以見曹武惠亦非其至者。愛人以德。此君子所以異於細人也。

誠求堂圖

復江右藩憲諸公書　　陳獻章

七月二十四日、僕方困暑閑齋獨臥、而季劉二生適至書幣交陳輝映茅宇。僕再拜讀書、識其所以來之意。不敢當不敢當。匡廬五老名山也。白鹿名書院也。諸公皆世偉人也。修名山復名書院之舊。希世偉事也。僕生於海濱、今五十有四年矣。未始聞天下有如是之事。悠然得趣於山水之中。超然用意於簿書之外。旁求儒師。俾式多士。將以培殖化原輔相皇極。以無負於斯世斯民也。於乎盛哉。昔朱文公之留意於

斯也。一賦一詩。足以見之。其與諸公之心。益異世而
同符也。諸公讀文公之書。慕文公之道。亦用不惟文
公是師也。自文公殁。至今垂四百載。任於江右者多
矣。其間有能一動其心於白鹿之興廢者誰歟。修而
復。既去復顧。如吾鄉翟公李公者誰歟。文公固有待
於諸公也。諸公誠命之不宜誅及鄙人。鄙人非不欲
斯道之明也。學焉而不得其術。其識昏以謬。其志弱
以小。其氣乏之餒。其行怠肆。其文落寞而不章。歲月侵
尋。老將至矣。其於聖賢之道。非止不能至而已。其庶

能絕此語

不發講席而大段已了

求於其心措於其躬者亦若存而若亡雖欲自信自

止而不可得況以導人哉百鈞之任以與烏獲而不

與童子慮弗稱乎力也故夫天下之事慮而作者患

恒少不慮而作者患恒多千里之足不蹶於達途萬

斛之舟不虞於大水其才足以勝之非不慮而作者

也使之不以其誠任之或過其分與自欺而誤人者

其失均耳諸公獨不慮至此乎天下有任大責重而

祿位不與者苟能勝之則至大至通無方無體能爲

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

乎。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其分內也。宇宙無窮。誰當負荷。伏維諸公念之慮之。勿遷惑於衆口。期匠作於先覺。收回束幣。更聘真儒。俾諸士子有所效法。以無負於今日之意也。幸甚幸甚。

講學明道。繼自鹿洞而興起者。今先生其誰也。乃退然如不勝任而婉以謝之。豈諸公求之有未誠與。不然虛席以待。何謙之過也。

以潞公進之以文達戒之大能陳善閉邪

上楊太宰書　王雲鳳

山中屢聞忠讜之言。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爲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潞公有此也。執事於是乎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貶數月之閒。兩轉卽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筆端焉耳。每恨李文達號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憾岳正坎坷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反得峻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畧也。前輩影様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之私情可畧也。天下

良藥苦口而利於病

諂諛時行

指示之嚴史氏紀載之寔可畏也一身之極榮極貴極富可略也毎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可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且用舍之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以振奬進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以類竊恐有奔趨富貴蟾音占談音掩利達之人相見之際非稱功頌德之辭則乞憐求官之語未有以直諒之言達於德聰以古人功業望執事者故某敢布其愚焉

明目張膽不少忌諱英偉之風忠義之氣見乎辭矣

惟其政不
惟其堂

答顧東橋書　王守仁

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見於呂氏之月令。漢儒之訓疏。六經四書之中。未嘗詳及也。豈呂氏漢儒之知。乃賢於三代之賢聖乎。齊宣之時。明堂尚有未毀。則幽厲之世。周之明堂皆無恙也。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不害其爲治。幽厲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而無救於其亂。何邪。豈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則雖茅茨土階。固亦明堂也。以幽厲之心。而行幽厲之政。則雖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耳。

古聖王教學之綱之目與所以一人之意盡其

武帝肇講於漢。而武后盛作於唐。其治亂何如耶。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宮。皆象地形而爲之名耳。然三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人倫。非以辟不辟泮不泮爲重輕也。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

任者以道德出非以功利出也故隨分自盡而樂之崇卑言之

此爲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啟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

各勤業所聞

各效爾能

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皐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夔司其樂而不耻於不明禮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三代之衰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

仕途遂成沒芋
好官還我為之

不復以此爲學。覇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内濟其私巳之欲天下靡然宗之益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夫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孽靖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説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敖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

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皐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孟子之意曰王政行則明堂可無毀以明堂固無損於王政也陽明之意曰王政行則明堂可無修以明堂固無益於王政也其時異故其言亦異而惓惓以唐虞三代之治望時君其意則未嘗異也至於歷覽古今舉凡人才消長之繇治理興衰之故莫不燦然明備治天下者不繇其道而欲復古難矣

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也

答毛憲副書

王守仁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鬬此自諸夷憤慍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太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為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為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

觀此則利害禍福之權全自己操造物不得而與

流離竄逐微於此又有徵於此者乎

罔音罔反

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其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况於流離竄逐之微乎。其之居此。蓋瘴癘蠱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

焉不有得
無適學

而橫罹焉則亦痞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魑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論。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隳墮則甚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浩氣可以塞天地大勇可以徃千萬人此道自鄒魯傳來非義襲而取之也究其要只在謹獨

薛文清用王振薦入朝三揚導之謝公曰豈有受爵公朝拜恩私室者乎不謝德與不謝怨其道一也益人情以利害爲禍福吾儒以是非爲禍福是

以素位而行無入不自得也陳大丘送張讓之喪
吳康齋誌石亨之墓胸中無這段本領故筆下無
這般文字

与安宣慰書　　王守仁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為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出於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氊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於朝既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剿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為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既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

放他一步正見罪疑惟輕之意

揣摩召固、之心而託踈人言

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羣分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臥。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蚺。蜻飛鳥不能越。猿猱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卒知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

燕閒不可以敵衆

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劫安氏者環四面而居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黎有楊友西楊保靖有彭世麟等諸人斯言苟聞於朝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

安氏聞之不能一朝居矣

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群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遠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墻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興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其非爲人作說客者。幸熟思之。

先生以廢逐小臣。豈能爲朝廷重輕。然當疆圉不靖。人情險側之際。能以危辭正論。悚動強藩。省了多少兵。多少餉。多少議論。所謂一紙書賢於十萬師也。仁人之謀國也至矣哉。

千古同概

上楊邃菴閣老書　王守仁

自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夫忻忻然動顏相慶皆謂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深憂以為尤甚難也亨屯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無可以望者則明公雖欲逃避乎此將亦有所不能然而萬斛之舟操之非一手則緩急折旋豈能盡如己意臨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償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此鄙生之所謂難也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則莫若預逃其任然在明公亦既不能逃矣逃之不能專又不得則莫若求避

其罪。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矣。天下之事果遂卒無所爲與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舩、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衆方皇惑震喪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衆將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固淪胥以溺矣故曰、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向背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

經術

長以乘其運是以動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旦之於
商周是已其在漢唐蓋亦庶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
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本而安社稷則亦斷非後世
偷生苟免者之所能也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
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
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
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
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
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

此先生一生受用而

又持以答實地

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好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之惟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奕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旣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而已身任之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百詭以求脫遂致釀

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唯忠誠憂國之
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其受知門下不能効一得
之愚以爲報獻其葑菲伏惟鑒恍惆而憫其所不逮
幸甚、

樸爲學者絕頂物事非義精仁熟未易言也陽明
以之望遂菴而併及所以致之之道體用兼該當
變互濟詳味其言煞有告祖宗感風雷作用那得
做尋常伎倆看過

內語侵嵩
生平

上月林丘司寇書　　于愼行

某謹啟自老伯榮差尚未獲面竊聞臺駕嚴裝啟行有日恐衆中進見不盡欲言老伯此行出自聖上簡任事體重大恐有難處某在里子之末不揣輕微有所陳於左右以備採擇惟老伯垂聽焉生濫竽詞林越有年歲江陵始末皆所目覩其彈精畢智勤勞於國家與其陰禍深機結怨於上下者皆頗能窺其大概而未易更僕數也當其柄政之時舉朝爭頌其功而不敢言其過至於今日既敗舉朝爭索其罪而不

敢舉其功皆非其情實矣。而連日廷中士夫見其處分過當亦有惜之者。至於九卿一疏、切中機宜。關係國體。又莫不傳誦欣服以為義舉。然主上憤結之日、久矣。又有積怨於海內。一欲有所出之。其是非功過卒難別白。且方此其時。論亦未定也。惟是籍沒一事、責在使者。竊有深慮。敢為老伯陳之。今上之所為籍江陵者、一則恨馮璫之厚藏。而欲求當於外。一則考其某之故事。而欲合符於昔。故致在必行而不恤也。夫使江陵之家。誠如二氏。即籍而正法不已脆耶。然

公之功非保不成公之罪非保不大

以事理度之竊知其不然甚也何以實之夫馮璫所取者皆中貴之積也內外大小監局號爲二十四衙門以及門廠庫藏執掃除之役者何止千萬每有一缺即納金於保大者以萬計其次數千小乃數百予者不以爲賄以爲例也受者不以爲貪以爲例也如輸粟鬻爵而已江陵安得有是自世廟西苑近臣積貲鉅萬者不知其數邇年以來其人卒多老死每一人病甚其家輒走告保保即遣其名下內臣爲之護喪侍藥至則扃其堂室逐其弟姪禁其飲啖坐而待

荼鏡高懸

其髭。一舉而盡獻之保矣如此者又何止數十家其所得何可貲量。江陵安得有是此九卿疏中所謂此之馮保、萬分不倖者也。乃若某某之事又不同矣何也、某某云云、日以鬻官爲事。如列肆市門交手相易萬貨畢萃。衆價具陳、積蓄不貲、周其宜也。江陵則不然、其平生顯爲名高而陰爲厚實以法繩天下而間結以恩其深交密戚則有賂賂入則不敢干帥鉅卿一以當十者則有賂小吏則不敢得其門而入者則有賂外望則不敢此其所入亦有限矣且此老以盆

世之功自豪固不肯廿爲誇詡而以傳世之業期其子又不使濫有交游其所通關竊借者不過蒐登馮斫二三鼠輩而其父弟家居或以間隙微有網羅如此而已則所入亦有限矣此九卿疏中所謂兩人不及十分之一者也夫以所有不及兩人十分之一而其積憤結怨乃十倍於兩人執此而取盈故甚難也況其席藁二年豫爲道地即有所藏度已流散今直捕空投虛何以稱塞上命從而根究株連全楚公私重受其累是某處之已事也使者胡以處之生其以

吾心義舉
食不可少

爲臺省公疏本不可少業巳寢閣無復及事老伯受
命而往又不宜有言誠遣一使入說同差中貴置焉
璫勿談而以彼此不同之狀向中貴熟數之使其辭
行面奏爲上別白與萬一開悟責望稍輕處至彼中
易於區處有以報命也又有所懇江陵太夫人在堂
年八十老矣纍然諸子皆徘徊書生不涉世事籍沒
之後一簪不得著身必至落魄流離無所棲止此可
爲酸楚也望於事寧罪定國法巳彰恤其孤嫠存其
血食或爲之疏請于上乞以聚廬之居或爲之私諭

悽此則絕
交論可無
作矣

有司恤以立錐之地使生者不致爲纍御之族而死者不致爲若敖之鬼又惟老伯高誼能行之悠悠世情他人何望哉生某叨塵館局嘗受江陵知遇已而偶有憤激得罪知己竊甚愧畏自屏於田野之間僅而獲免然當其得罪之時亦曾與相知有言以爲今日阿附相公之人他時必致負義今日觸忤相公之人他時必不忘德乃今坐視其敗而不能吐一言半詞以酬心許又甚以爲恨幸而老伯在事得以進言冀有萬分之一可以保全其後此區區之公願而亦

使職之光也老伯其垂意焉謹啟

嘗讀御龍子集見范公之誣江陵猶海公之誣新鄭也其言未免已甚讀此書功罪較然是實錄亦是定案至後來存恤一段高誼更足千古

江陵禍敗日舉朝附和居然以伊周目之及其勢去攻者四起處分過當君子憫焉崇禎間錄其功特加恤典自是公論但奪情一節亦曲爲之辭則妄甚也念臺先生力排刑名之學而歸諸大道可稱藥石惜未見用

上鄒總憲書　　葛寅亮

頃從邸報中伏讀十六疏爲薦舉先後被察諸臣云皆門戶中人原以門戶受錮欲加起用而亮名濫厠焉此乃台臺振剛拔滯矜恤人才甚盛心也卽不肖如亮亦蒙齒及直被以不虞之華袞而明冐踰涯矣切惟台臺望傾朝野一言之出當世奉爲楷模而獨於門戶名號亮覺有惕然不安於心者蓋門戶之起其初亦非有意以標之也二三君子以同道相切劘而德望既彰聲價日重於是有指龍門之登爲集菀之

函盡門戶情狀

地者。而出奴入主。蹊徑不免轉多。門戶之外。復有門
戶。令人莫可測識。但見攻擊遍爲主盟。盛衰互相倚
伏。其盛也。虛附者得借之以遂羿慕之私。其衰也。實
修者且因之以被株連之累。其盛衰之迭變。而與國
相關也。迨至善類盡而主勢孤。而國運併隨之以俱
盡。考之往事。歷有明徵。是門戶非爲國家計。其初心
亦豈願至是哉。合臺址中云。門戶者。朋黨之別名。漢
唐季世所以[illegible]人國者。有多坐此。眞凛乎憂國之言。是
爲千秋龜鑑者。御窺吾旨。殆欲收門戶以爲化。可睢

一頭地

衙等品骨

之地步若併門戶之名不立而町畦愈以化也無論門內門外。惟問實營職業者。一體搜羅而門戶二字。直消歸烏有。或庶幾三代之英大道爲公之世乎而非台臺其孰與主持之。至於亮之不肖。原未嘗知有門戶。生平止孤蹇自安。即交際竿牘多從謝絕。自覺才情局促。御李無緣。而無能仰附於門戶者也。前歲被察。因衙文差中不敢從糊名暗中模索以致得罪大僚。即參疏亦自有所授。原非以門戶處亮也。亮察止降級。去歲又蒙台臺交薦。公論已明。所以不即赴

補者爲身病不能遠行何敢過叨起用而更附門戶爲者亮前被叅至摉改教條以好施爲好釋及續攄入膺文二段頌行亮怡然受之而不一自明者以所關止一身之微也今蒙薦至齒於諸賢濫叨奬借而亮一見驚且不能不爲過計者以所關係國事之大也區區微衷正所謂嫠不恤其緯而爲宗國之憂宜於台臺効萬代瞻仰之舉而不爲一時感激之私者正仰體台臺之爲國惜才至以收門戶者爲化門戶而聊一推廣之也亮久患怔忡每一痛楚五內若崩

至昏仆不能起倘得生全自當遵例赴部聽補而恐無痊可之日即仰藉栽培或為破格叨敘諒病痼之軀亦必不能匍匐就道矣惟願以朽木糞墻置之而所感於生成者自非淺鮮也亮蒙舉至再病廢不能自効故以闔門崙攬之說進是即仰答鴻慈於萬一者此矣伏惟台臺垂察

此時門戶之禍已成但未發耳公獨超然物外不入樊籠而又以盧公無我之道望舉朝諸君子老成謀國心何苦也無如門戶之習牢不可破所謂

善類盡而主勢孤併國運隨之以俱盡者曾幾何時而驗矣